演员们自嘲这是“下水道版”哈姆雷特。

杨佳音在创作之初就决定在这一版本中加入“游戏感”：“剧场是一个造梦的空间，在这个梦境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可能性。”舞台上有魔方、有滑板。魔方代表着哈姆雷特想要通过自我建立秩序，滑板则意味着危险。这些道具赋予了形体动作以现代街头的节奏感。电钢琴、吉他、鼓等乐器伴随轻声吟唱，贯穿全剧的“歌谣”如同一条隐秘线索，串起整场经典狂想。灯光与音效的配合也极为克制，留白之处反而引发更多想象，使小剧场的沉浸优势得到充分发挥。不仅如此，剧中还融入两处向流行文化致敬的内容，形成有趣的文本互文：原著的“戏中戏”《扑鼠器》被改编为《狮子王》片段，而《狮子王》的故事原型正脱胎于《哈姆雷特》。终场决斗则用光剑等《星球大战》元素替代传统利剑，而《星球大战》同样讲述少年背负复仇、找寻自我的故事。



上图：人艺先锋版《哈姆雷特》中还有一段《狮子王》剧情。

在先锋版中，哈姆雷特不再是遥远的丹麦王子，而是一个直面内心彷徨与挣扎、用勇气去寻找出路的普通年轻人。四个年轻演员，仅凭一件道具或者一个转身，就在多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，构成一场密集而富有张力的舞台群戏。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快速切换，观众既看到演员在扮演他人，也看到他们在剖析自我；角色之间原本的人物关系，最终被内化为一场对自我的拷问与寻找。舞台上角色切换之快，被演员魏嘉诚形容为“川剧变脸”。老国王的亡魂与哈姆雷特对话的那一个场景，随着光线在左右脸切换，魏嘉诚的角色也在迅速变化，几秒钟一次角色转换，情绪层层叠高，舞台上的紧张感被拉扯到极限。“莎翁故事的结局已经写成，而我更加追寻的是这个角色的命运的过程和发展。”演员张晔子拒绝把奥菲利亚演成“羸弱的小花、湖中的浮萍”，“我认为奥菲利亚不是一个天生的牺牲品，她是一个很有主体性的女孩，她想要拯救她的爱情”。

全剧褪去哈姆雷特的王子光环，聚焦个体内心的迷茫、困惑与自我找寻，其中不仅有对传统故事的重新叙述，还加入了很多独创的段落——既有贴合当代观众欣赏习惯的“戏中戏”，也有随时切换叙事视角的灵动手法，更设计了让台下观众意外成为“演员”的惊喜互动环节。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，而是被邀请进入戏剧情境，与角色共同完成一场剧场游戏。正如魏嘉诚所说的那样：“我们每一次跟观众互动，观众都会真的参与到这个戏里边来。有的观众爱接下茬，就跟着一块演；有的观众就比较安静。每天都不一样，就跟相声‘现挂’有点相似。”

“都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我们是这一千个人中的一个，或者是第一千零一个。”张晔子说，“戏剧具有这样的包容性，我们不要代表别人发言，只代表自己发言。我们这个戏最初是以表现自己为目的，没有想过面对观众，所以是无欲无求的，是‘自私’的，就是想表达。”张晔子认为，正是这份对待经典的真诚，反而成就了先锋版最鲜明的气质。先锋版《哈姆雷特》自由、青春，带着一点不受拘束的野性。对于习惯了传统戏剧叙事的人来说，这也许有点“叛逆”，但这恰恰是属于当下年轻一代的莎士比亚。